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陽貨篇〉第二章。

【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】

「雪公講義：釋典言性」，釋典就是佛經，「分體相用」。「注云：體空，相有，用為作業。體相皆無善惡，業用方有善惡，簡要精詳。孔子云，近者，言其前。云遠者，言其後。夫前為體相，後指業用。故二聖之言同。」二位聖人所講的相同，佛陀與孔子都相同，佛講的都一樣。「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。」器量狹小、有門戶之見的人他就不能知道。「《周易·繫辭》云：故神無方，而易無體。又云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。又云：顯諸仁，藏諸用。又云：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。又云：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至六十四卦之象曰彖曰：吉、凶、無咎，皆相也。」

「這一章書的注解都不對，為什麼？孔子說性，講性，全球的學說，講性只有佛家專門講性。」佛講佛性、自性。「不懂佛學以及一知半解的人，講的性都沒用處。程朱是一知半解，就佛學來說他們不如吾」，雪公講程子、朱子他們對佛學都是一知半解，沒有真正通達。「他們連孔子所說的文理也不懂，講性就更不懂了。」這是舉出我們對文理都不懂，講到性就更不懂。「孔子講性，與佛家所說都一樣，但是後人講性就不一樣了。」這是後面的人他去講解這個性的意思，跟孔子、跟佛陀、跟釋迦牟尼佛講的就不一樣。孔子跟佛說的性都是一樣的，後人他不了解，講的不一樣。「性沒有兩樣，只是各人的學問不一樣」，這性都相同的。「例如天上的

太陽，人、畜所見都不同，每個人所見也不一樣，夏日、冬日都不一樣。人看得不一樣，畜生看了也不一樣，台灣狗與四川狗所見也不一樣。」台灣的狗跟四川的狗所見太陽也不一樣。太陽實際上它是一個，是一樣的，但是每個人看的不同，一切眾生看的那就更不同了。

「釋迦佛對調達，尚且要全體大眾對他默摈，不是佛不慈悲，何況是吾？吾對於西波怎能說不慈悲呢？」調達就是提婆達多，要害佛的，這是專門幹壞事的。佛叫大家對他默摈。「冬日、夏日，太陽的體是一個，就如同性無二。以為性不一樣的，那是凡夫的虛妄分別。」性其實都一樣，一切眾生都平等，沒有兩樣。認為不一樣的，那是虛妄的分別，那不是真的，那是虛妄，事實上是一樣的。

「斷見惑，再入胎，就不入畜生道了。」這是講斷八十八品見惑，還沒有出三界，在人天兩道輪迴，但是不會到三惡道，是斷見惑的聖人。「若再伏住若干思惑，生到四禪等地都不一樣，因為禪天沒有飲食男女。」如果斷了見惑，再伏住若干，就是一些思惑，思惑有八十一品，再伏住一些思惑，生到四禪天等地都不一樣，因為禪天沒有飲食男女。「由此可見學問之道不容易，悟了才能舉一反三。見思惑不出八識，生到那一天，六根的功用就減少，所以沒有男女飲食的欲望，例如舌根斷後，便不想吃了。」

「三家村的人見聞不廣，自以為是聖人，天下獨尊，到了六家村便不行了。六家村的人到九家村又不行，台中是幾家村？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舉出來，用這個比喻，一個村子的人他的見聞不廣，這是過去這個時代，自以為是聖人，什麼都通達了，天下獨尊，但是走到六家村就會發現不行了，自己所見所聞有限；六家村的人他的見聞比三家村廣，六家村的人到了九家村又不行了。舉出台中，在

台灣台中是幾家村，那就很多了。這個也是告訴我們不要自以為是，學無止境。

「今日若沒有這一個表，或是不懂佛學，便聽不懂。吾今日所講是聖人所講的性，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，顏子、曾子全懂，以及子貢半懂，只有這三人懂性而已。孔子對顏子說：於吾言無所不悅，不違如愚。對曾子說：吾道一以貫之。古來各種注解，都不合孔子的本義。孔子說的，很簡單，但是從漢朝到現今，讀書人沒有一人懂得這一章經文。子貢自己說：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子貢有自知之明，懂一半。其餘的注解者都錯」，注解的人都注錯了。「孟子主張性本善就說錯了，也有人說性或善，或惡，或善惡混雜」，或者善，或者惡，或者是善惡混雜在一起，「孔子並沒有這樣說」。「韓昌黎說性分三品，這是大笑話。」性只有一個，沒有幾品的，分為三品，雪廬老人講這是大笑話。「若說喜怒哀樂為性，那性何其多也？」如果說喜怒哀樂是性，那就有四個性，喜一個，怒一個，哀一個，樂一個，性如果展開來就太多了。「其中皇侃疏還有道理，或許看過佛書。另外有一人說：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卻是囫圇吞棗不清楚，未生前是哪一生的未生前啊？」

「因為你們學佛，所以吾用這種說法，其他處就不這樣說了。」以上這個說法我們就知道雪廬老人他講這一章書的對象，主要是對學佛的蓮友才用這種說法。如果在其它的場合、其它的對象他就不這樣說。因為學佛的人大家都有一些佛學的基礎，那才會這麼講。其它的地方對象不同，不是學佛的，雪廬老人他就不會有這種說法。

「吾絕不會說性，哪能高過子貢，這是本著佛經而說性。」雪廬老人他說我也不會說性，我也不能高過子貢。這是本著，就是依

著佛經經典而說性，不是他說的性，是經典上說的性。「祖師斷見思惑，才可以知道本性。」見思惑沒有斷不知道。「否則，只說而做不到。」說一說，聽說了，像我們聽說。「吾是錄音帶而已，本著祖師所說的說。沒有斷惑者說的，都是亂七八糟。」沒有斷惑的人說性都說得亂七八糟，那些注解注的很亂。所以雪廬老人他是根據祖師，已經有證果的祖師大德所說的，還有佛經上說的。「諸位，處處學恭敬，學謙虛，絕不可妄作聰明。」

『子曰：性相近也』，「性，從心從生。先有性以後才生動物，動物本著性來，類似十二因緣」。

「佛家說的話與儒家說的話方法不一樣，佛家說世間、出世間法，無始無終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佛家一律都講。佛知過去，無始，找不出一個開始，後來無終，找不出結束來，無始無終就是說性，法爾如是，天然如是。」

「孔子講世間法，不講過去、未來，只講中間一段，講現在。這樣講很對，因為有現在就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例如剛才上課已過去了，我們身上的細胞已經死生若干個。自古以來都有現在，未死就還有未來。就說現在的肉體，到八點鐘還未死便是未來，由這個往下一發展，就是無始無終。孔子對過去、未來都知道，為什麼呢？孔子懂性又為什麼不說？因為說性沒人懂，所以孔子不說。子路問過：敢問死？死後怎麼樣的情形？孔子沒有說不知道，而是對子路說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你怎麼來的知道嗎？不知生，怎麼知道死，這像參禪，暗示給他。子路又問鬼神，鬼神是現在嗎？孔子答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對人你尚且事奉不了，鬼更事奉不了。孔子承認有過去、未來。」

「先說性的過去、未來，否則不能講，注解者都不說過去、未來，所以注得不對。有人說，有氣血才有性，死後魂生於天，降於

地。這個話極不徹底。佛家以修行體驗出來，有相當的證驗，不是講空話，佛講法四十九年，不過是講性而已。」佛以及菩薩、羅漢、祖師大德都是以修行體驗出來，有相當的證驗（證實體驗），那不是講空話。佛講四十九年，不過是講性。

『習相遠也。』「習是習氣，若當性解，就大錯了。習是習染，《中庸》說：喜怒哀樂之未發，沒有表現出來，那是第八識藏的種子，未發的喜怒哀樂是情而不是性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，表現出來，而合乎一定的節度，不可超過。樂是情，已經發出來了，要調和使情中正和平。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，如佛家所說：萬法唯識。若是覺後空空無大千，既然無有情了，還有什麼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呢？」

「下面講本文，先講性的環境，講個大概。這一段沒人問，因為程度夠不上。」

這一段，這一章書雪廬老人講得比較長，我們分二、三次來學習，今天先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